



者 答 解 李
士 居 南 炳 李

臺北謝元甫居士問九則

問一：希望善提樹出版靜修法要，內容包括華嚴法界觀法，持名觀想法，參話頭法，二空觀法，持咒觀想與不靜觀法，止觀法等十三宗之靜修法要一小冊，予以從善提樹發表，次後彙集成小冊（當然請專家執筆為妥）。

答一：居士發心固大，但有兩層艱困：一是法要中必須經師親傳及親印證者。若僅憑小冊子即去修法，有盲人騎馬夜半深池之虞；二是遍求專家，豈是易事？偷緣湊巧，未始不可計劃。

問二：真空之體，仍是體空。此空有不二之中諦，現請指示此空有不二之中諦觀，應做如何解釋？並示中諦觀有何參攷書？（須有近時詳解的方看得明白）。

答二：諦與觀為二事，須先明諦，而後作觀。解諦錯誤，只益邪見。作觀出錯，立招魔障矣。談此問題，必先澈明空有二法是如何？而後始能談中。欲得空有之詳，須求性相兩宗之典。求中之詳，有「中觀論」及「始終心要」。然皆非初機所能了解。學問之道，不可躐等，學佛亦然。若備具佛學常識，驕談三諦三觀，縱言者盡淺盡細，恐閱

者亦是似靈似嘔。若問捷徑，心經云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四句，訪求明師，苦研三年，聰明者少有其分。

問三：全空是頑空，稍有為着相，中諦在有與無，空與實之中間否？

答三：經中講空有，自有其界線；居士扯出「無實」來屬攪，眼中揉砂矣。不明空色相即之時，便不明白中諦，試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矣，何處是箇中間？

問四：坐至極靜時，不着空，不着有，但無形中不知不覺的微帶覺照，是否合于中諦觀否？

答四：從寂照雙融上體會去，自己飲水，不必問人冷暖。

問五：人死不滅者唯第八識，其餘七個識，是否再由第八識產生出來的？並請指教唯識學書幾種！

答五：三細六粗，本已成熟，不過入胎後再借勝義根顯示作用耳，研此之書，宜先看百法明門論，八識規矩頌。

問六：涅槃真如佛性，是否屬於識類？抑或另有特殊名稱？是第九識否？

答六：真如名詞不一，然皆是不可說中之代表。九識名菴摩羅，亦真如之異名耳。

問七：人死或有靈魂不滅的，有的為鬼，有的為神，是否亦屬於第八識神，抑或另有一種識神？（識神屬於那一種識）？

答七：第八先來後去，即是與無明和合之識；外道所謂靈魂者，並無正確定論，以第八先來後去之義推之，彼或囿圖指此。

問八：坐修至靜寂時，若失了覺與照

，便犯睡魔之病，在睡的時間內，當然無知無覺，幾與活屍無別。此種現象的境界，亦屬頑空否？

答八：頑空是說知見上之錯誤，與睡魔無關。

問九：日本的佛教經籍，全是中國文字。但近三十年來，利用科學方法，整理得有系統之佛經，使人看得條理井然，引起一般看經之興趣。全部三藏經典，理應仿照科學方法，加以整理使後人參研佛經，更能宏大發揮。

答九：日本所整理之佛經，是否整理目錄？抑或改造經文？或拆卸另編？及採用何種科學方法？居士未曾明言，區區不敢率答。

臺南李聖瓊居士問四則

問一：當我閱讀第八期的善提樹佛學問答後，發生了一些疑團，每逢人們熱烈歡迎時是歡喜，而是內心中繫發的悲痛，由此更增加我的仇恨，且加倍我對人們的同情。試問何以他人能歡能笑，而我又哭笑不得呢？

答一：居士為人，當是富於感情，難遇之事，竟然得遇。感淺者則生喜，感深者則生悲。以此難事，何幸而加我身，或有使之者歟？是以感激至極而流涕也。

問二：做夢，我認為是真而不是假，不是虛妄；我回憶廿六年在北平、天津時，做了兩次夢。有一次是在天亮前，正在甜睡中夢着是天將黃昏的時光，我走在前面，忽然向後一看，距我有三十公尺處有身穿白色西裝的女人，年約三十或二十多歲，風度相當文雅，也向着我走的道路跟隨着，始終保持原來的距離

，當我發覺後，即轉向前行，沒有理會，待我從夢中醒來始悉為夢。後來我在唐山市一家基督徒說出的故事，他說是耶穌，但我的判斷處處都強調着說是紫竹林中觀世音菩薩在護身。結果，讚成我的說話，佔百分之九十以上，但未悉尊意如何？請煩一釋！

答二：境由心造，相皆虛妄，況夢幻尤其顯者乎。既自謂是觀音，即作觀音觀。尙能講得通。偏向痴人前說，是招麻煩。而他人偏向他人夢中爭取佔有，攪為是我。較諸自夢說夢，不更夢夢。區區大夢未醒，假若有答，亦是夢中說夢。

問三：還有一次是在渺茫末路的一天，心中非常不快，在琉璃河作了一夢。記得是這樣的：我在一座山下平原地方距山脚數百米處，有兩條路上山，成剪刀形，正北有山坳東北亦然。結果正北未去，即往東北山坳走去，跑上坳口停下，正值夢醒才知是夢。第二天將所作的夢，翻來覆去的在腦中盤旋，毅然奔向夢中所指的東北方面，一面求職，一面訪友，你說怎樣？結果一到即聞佳音，當日前往就職，豈不怪哉乎？

答三：蕉鹿之事，無所為怪。

問四：還有一夢是在駐防舟山群島的梅山小島時，夢見一山，山勢崎嶇，僅公路一條，山下有小溪，我坐一輛汽車由上而下，將要轉灣向大路行駛前，告司機說！到了寬濶的大道請開快些，這位司機在未駛上大道前已加快，結果，車馳向溪中進退維谷，幸好我未受傷即醒。待次日起床後，逢人即告，都說屬為

提 善

無濟。當日下午該島普通征船；第二天清晨全部撤至六橫。但我始終向人解夢說：這是指我不能返回梅山，也不能再走了。想不到受敵砲火威脅竟會撤退梅山，但結果奸匪居然佔領了梅島。

答四：經史雖有言夢，然後尚須人為，若依賴於夢，任運放逸，等於聽信相命之弊。如孔子夢見周公，修淨者夢見彌陀，此是正念種子而起現行，乃工夫成熟之兆，與顛倒夢幻者大異其趣。

附：奉勸居士，尙是從學理上去探討，若好奇好玄，恐入歧路。

新店羅孟秋居士問八則

問一：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八分云：「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」，此四句偈是指「無我相，人生，眾生相，壽者相」否？

答一：此問題古今論說甚多，最圓滿之說法，即是釋經中任何四句，皆得謂之四句偈，不一定泥指四相及六如等，而即便指四相及六如等，然亦未嘗不可也。

問二：全經第九分云：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」，此一樂阿蘭那請一開示！

答二：此是梵語，譯為無聲聲，寂靜，意樂處，遠離處等義。即是寺院之處也。

問三：全經三十分云：「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」，是指眾生之妄念之多，或另有所指？

答三：即本句解本句，暫不宜牽扯上下之文，因上下之文，自有其講法，此只說大千碎為微塵，即照本句講便妥，何必節外生枝。

問四：全經第三十分云：「但凡凡夫之人貪著其事」，字「是」指六根？六塵？妄念？

問四：指一合相而言。

問五：設有客自遠方來，主人令家奴除蟲，殺豬以迎之，此種殺業是別業？是共業？

答五：此是共業。但有厚薄、有心、無心之別，受報當不同耳。

問六：佛子以環境所迫食五淨肉至生厭難咽，雖肉邊菜亦然，此當如何？

答六：但清菜便佳，此有何商量處？

問七：設有佛子淫欲熾盛，當以何方便法致其離欲？

答七：此須分言，若無目標，自責發姪，當想欲火一熾，即是地獄之因；或想火城獄、或想熱屎獄，其欲自息。若有目標，宜作不淨觀，或對長者作母想，幼者作子想，而人性未泯者，當亦自息其邪矣。

問八：月季花不能供佛何故？

答八：未聞其說，或一地之俗傳使然歟？

田中吳亮輝居士問三則

問一：肺病以近年科舉之發達，經研究因有菌而致病，其經西醫認為細菌是有生命，他能借人身以血氣而繁殖千萬，其產生愈多肺病愈危，久能置人於死地，對人損失之大，能消滅之乎？如近年發明之鏈黴素等肺病特效藥，皆可治病菌於死亡者，此為犯殺否？此罪是屬於發明者抑或醫生否？

答一：遇虎吃人，操械殺虎而救人，是激於一時之仁心，制止強暴，與欺他愚弱，而故魚肉者，動機不同。悟此，本問題可自解矣。

問二：老鼠是為動物中之害物也。人所共認如啣咀人之衣物盜食五穀，打洞毀壁，飼貓以捕殺之，此人即難無過，如聽其所肆，猶如大陸共匪出沒不測害人極重，不與殺之，禍將胡底？

答二：鼠本畏人，不待貓捕，試看飼

貓者能日食幾鼠乎？只能潔其屋宇，敲其箱籠，鼠尋食無着，自不來肆擾矣。至慮其遺禍，敲意以為似尚不至迫人殺父公妻。

問三：般若波羅密多心經，雖經斌宗法師解釋之一字甚詳，譬喻雖多，鄙仍不明真心之究在人身何處？祈示知俾明下懷！

答三：這話說來頗不易懂，縱說之極詳明，尙須有一番參悟，方能了解之。此心原係空空無體，若以物質求之，則謬之千里。知是，則心念所至之處，便是在心所在處。經云：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等，其言至精，試思各人之心念，有定所乎？如疑此語籠統，且看儒家之語曰：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」。請參密在人身何處！

臺中魏相居士各問一則

陳問：聽老師講經說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光赤光赤光赤光，我眠去時時看着青色青光一條光焰對面前起來，此是什麼緣故？

答陳：清淨種子臨時生起現行。

魏問：學佛念經之人，若未修身口意之十善業道，不知念佛有效否？

答魏：念佛念經，如鳥之兩翼，方能翱翔前進。據此義而論，尙是加修十善為妥。倘念佛者念到萬緣放下，心不亂，即不必另修十善，蓋既得一心，三業俱臻清淨矣。

周問：學佛以後，受了世俗人譏諷話，不免起瞋恨心，也知這心是地獄種子，但是功夫不到，聽了閑言，就要管不住自己，請師指示最好辦法！

答周：對己着想，我是菩薩，應起覺照，當行忍辱；對他着想，爾乃痴漢，應起悲心，與以原諒！再急用一句洪名，當作金盾，棉棉念去，

壓住瞋心，不然他痴我瞋，同一墜落。

臺中蕭慧心居士問四則

問一：不度眾生，閉門自修者，是自了漢，出來度眾，多惹是非，然即兩不全一，不如學老太婆規矩念佛，比較可否？

答一：不宜如此消極，可參看答周慧德居士之問，無煩惱何有菩提？兩者只在轉移。

問二：不執空，不執有，要作中觀，是指世法與出世法兩道合觀，為圓融無礙，隨順眾生成就方便之法否？

答二：空與有，不能強分作世與出世，乃是包括一切諸法而言，即物說有，離物說空，皆是執着偏見；能解澈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方是圖融無礙之中道。

問三：真如與無明染熏，亦可說是象緣和合一種的假相乎？

答三：可云如是。

問四：煩惱不斷，亦可名曰生死不斷是否？

答四：名不必如是說，總是一事一名，比較清楚易懂，論理煩惱未斷，則生死不了，乃是一說因一說果耳

本欄啓事

關於蚊蠅毒害動物殺之是否傷慈破戒等問題，屢經各方查詢，業已逐條詳答，迭載於佛學問一二兩集及菩提樹各期中，近仍多以此事來問，大抵致與前同，茲為免讀者生厭，不便重復贅述，凡後再以此事下問者如無新意，概不答復，祈恕！

